

县域普通高中生源流失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龚昊祥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县域普通高中生源流失问题长期以来是县中振兴发展的困境之源。通过分析 2011 年至 2021 年我国县中生源流失现状，基于教育公平和人力资本流动理论探讨县中生源流失问题的本质与成因，发现教育理念及人力资本流动趋向的代际传递现象以及符号化的区域社会舆论氛围对县中生源流失的加剧作用，进而提出县中可持续发展对策。

【关键词】：县域普通高中；生源流失；教育公平；人力资本流动

DOI:10.12417/2705-1358.26.13.025

1 引言

我国正站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强调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县域普通高中（简称“县中”）承载着让优质教育深入国家每一寸土地的重大使命，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点，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从 2025 年 9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到 2026 年 6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彰显了我国在县中振兴发展问题上攻坚克难的决心。

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公共教育政策失衡等多重因素影响，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以“生源与教师流失、教育质量下滑、办学活力不足”为核心表征的“县中塌陷”现象^[1]，其中生源流失是“县中塌陷”现象各方面问题的集中表征，也是县中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关卡。生源流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招生阶段生源流失和学段中生源流失两个方面：2011 年我国县域招生占比 56.0%，到 2021 年降至 50.6%；2011 年县域普通高中毕业人数占比 55.2%，此后一直到 2021 年持续降至 49.8%；毕业人数 2011 年县域高中比城区高中多约 81 万人，到 2021 年变为少约 2.4 万人，可见近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招生阶段还是学段中，县中的生源流失问题持续凸显。这一问题在毕业率的对比上更为直观，根据 2014 年到 2021 年的统计测算，城区普通高中的毕业率始终高于县中约 10%，自 2016 年开始，城区普通高中毕业率连续六年超过 100%，对比 2019 至 2021 年这三年城区普通高中与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率数据，发现城区普通高中在每一届学段中会从县域普通高中再吸纳近 20 万学生^[2]。

本文通过对县中生源流失的现状分析，从教育公平和人力资本流动的角度深刻探讨县中面临的振兴发展困境以及问题成因，并结合教育改革政策实践提出可行对策。

2 县中生源流失问题的成因

2.1 本质是教育公平缺失

2.1.1 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生源流失

教育公平指全体社会成员在教育资源获取、入学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上享有平等权利与均等机会。由此，教育公平可以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县域学生本应和城区学生享有同等优质高中入学机会，但跨区域择校、优质生源外流，本质是起点公平被打破；家庭主观倾向于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教育资源更丰富、师资力量更强大的城区高中，而城区高中也希望吸纳县域的优质生源，即“虹吸效应”，县域教育体系正面临跨区域资源配置失衡的冲击，尤其在优质生源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生源流失日益严重。其中，市区及省级重点高中的虹吸效应与民办学校的跨区域掐尖招生成为县中生源危机的主要推手^[3]，当前县中面临的并不只是“人越来越少”的问题，而是“好学生越来越少”的问题，优质生源的大规模朝城区高中转移，造成了县中“掐尖”的现象，即原本在县中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大量流向城区重点高中、区域优质高中亦或是实力雄厚的民办高中。在这个过程中，竞争性的招生政策成为重要推手，部分地区违规跨区域招生现象已成常态，一些经济条件受限、难以进行区域迁移的县域家庭沦为教育起点公平被破坏的“牺牲品”。

2.1.2 生源流失引发的恶性循环

县中优质生源流失导致毕业率、高分率等指标下滑，进一步导致师资力量的流失，从而造成教学质量全面下降，形成“越弱越流失、越流失越弱”的恶性循环。湘西南地区某县第二中学从曾经“一年一个清华北大”的辉煌到如今“考上一本都要烧香拜佛”的落魄，正是教育过程公平受损的现实案例。在如今新高考背景下，时代、社会和家庭对学校办学质量、教师教学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部分县中还普遍存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水平薄弱，教学设施配套落后等问题，尤其是与选科走班配套的教室数量、智慧校园建设缺失或是不完善，课程设置与安

排、教学反馈与评价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以陕西省榆林市子洲中学为例,该校高一年级教师中只有15%认为自己对新课程、新教材和新高考非常了解,38%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渗透学科核心素养;该校行政班、教学班并存,每年选科人数的变化可能引发教师结构化缺员等问题^[4]。此外,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瓶颈,受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传统评价体系等因素影响,部分教师教研教学能力提升路径有限为县中改革发展带来一定制约^[5]。社会资源的匮乏也成为制约县中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县域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各种公益性文化设施如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相对匮乏。城乡高中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差距大,县域高中教学资源薄弱,学生无法享受同等教育过程,倒逼生源向外流动。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受损必然导致结果公平的缺失,不同区域、背景的学生,凭借自身努力本应能获得相近的发展与升学回报,教育不会因地域差异制造阶层固化,而生源流失和教师流失的双重困境愈演愈烈,家庭预判教育结果劣势,产生在县中上不了好大学的心理预期,进而加剧生源流失。

2.2 表现为人力资本流动

分析了县中生源流失问题的形成本质,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其表现形式,从生源为什么流失到生源为什么这样(以这种理由、以这种形式)流失,引入人力资本流动理论提供解释。

2.2.1 教育理念及人力资本流动趋向的代际传递

人力资本流动理论认为人是具备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含受教育者)会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在区域、行业、机构之间自主流动;流动的核心驱动力是收益差异、资源差异、发展预期差异,这与上述教育公平的三个阶段一一对应。其一,收益差异,所指个体和家庭会对比不同区域的资源、发展前景,主动流向收益更高、发展空间更大的地方。当前我国有相当一批县城的发展模式是“外输型城镇化”,即县城的发展并非由当地产业内生供应,而是通过农民外出务工的方式,在外省大城市社会系统中获得较高收入,然后回县城买房和消费^[6]。其中人口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区域流动是显而易见的,外输型城镇化县城的农民家庭往往形成一种“城、县、乡三栖”居住结构,家中老人住在农村,劳动力(多为学生父母)进城务工,且在城里租房子供孩子上学,接受城区高中更好的教育,未参加工作的长辈则往返于城乡之间,周末照顾孩子,平时回农村务农。这一家庭形态显现出教育理念的代际传递,即父母外出务工,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改变他们的教育理念,从而倾向于选择配套设施完善、教学水平更高的城区高中;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核心、最主要的形式,在县域地区呈现出一种代际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母受教育程度高,更愿意、更有能力投资子女教育;而在县域地区则完全是一种相反的代际补偿传递形式,支撑学生身体跨域流动的基础,在

于家庭经济资本与社会关系的系统性整合与单向输出。对外流学生家庭而言,此举不仅意味着需负担高昂的学费与异地生活开支,更伴随着家庭成员(多为母亲)放弃本地职业与社会网络、迁居陪读所产生的巨大机会成本与情感劳动^[7]。城区的学区房长期以来炒出天价、供不应求,而在县域地区情况则相对良好。县域地区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更容易产生一种受到家庭出身、受教育权利剥夺或损害、社会经历等因素共同导致的“亏欠”心理,“为了孩子的前途,砸锅卖铁也得供”,家庭将经济资本及时间资本孤注一掷地投入教育“军备竞赛”,希冀为子女兑换更具竞争力的文化资本,进而提升其社会阶层^[7]。这是家长把对过往人生缺憾的补偿转移到子女的教育投资当中的共同选择。

2.2.2 “城中越强,县中越弱”的另一重逻辑

城区高中由于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产生“虹吸效应”这一现象在前文已有充分论述。但我们不禁发出一个疑问:县中的优质生源为何会被城区优质高中近乎“榨干”?不是所有家庭都有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跨区域迁移的物质条件和心理追求,且必然有人看到了城区高中群英荟萃,县中的部分“尖子生”转移过去或将泯然众人,留在县中反而得到学校的资源倾斜这一现实。盲目从县中转到城中上学,由于生活不便、环境陌生、缺少陪伴、课程跟不上等因素“伤仲永”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超级中学”的兴起和部分县中教育水平的全面倒退。一次基于东中西5省6县的调查显示,考试成绩排名前50的生源留在C中(一所县中)的只有寥寥几人;排名前10的学生在2019年和2020年都只有1人选择该校,而到2021年则为0。D中的问题甚至还要严重一些,因为距其几十公里就有一所远近闻名的“超级中学”,近年来D县中考成绩前20名的学生基本都被其“一网打尽”^[6,9]。这与人力资本流动趋势背后的主导理念密不可分——其一,县中面临的区域性社会氛围压力和“留守”的污名化现象,“县中塌陷”的现实背景下,诸如“县一中越来越差了”、“如今县二中的尖子班还不如市里新办的附属中学的差班”此类言论时常出现、反复强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弥漫的、日益被接受的社会氛围,这对县中“留守”的师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留守”一词的处境则更为糟糕,根据对桂北地区某县中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A的访谈,该生经常被亲戚朋友问道:“你成绩那么好,没有考虑过去省城读书吗?”仿佛留下来就永远和省城的孩子有差距;他谈到“现在网络信息发达,我总感觉我不是在坚守,而是被遗落了。”“留守”正在成为一种需要解释的过错,而“转走”变成争气、努力、勇敢的象征。其二,城市“优质生活”的符号化和集体外迁浪潮的引力。城市生活被赋予了以下意蕴:更优质的教育、更丰富的物质条件、更进步的圈层甚至是更“尊贵”的身份,其中有一些是现实,却不应该成为共识

和标签。相反，县中地区的学生在谈及自己就读的学校时，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这种“不好意思”，精准地捕捉到了一种因缺乏社会承认而产生的身份焦虑。正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所指出的，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有赖于在社会互动中获得他者的承认。当“留守”被普遍视作一种“失败”的标签时，留守学生与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便遭受系统性侵蚀^[7]。这种对地方（县域）教育认同的瓦解和对城市生活“高级”叙事的幻想，已形成一种被默认的社会氛围辐射到每个县中学生的家庭，成为县中生源流失的隐形推手。

3 县中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 推动建设“市县结合”协同治理机制

县中生源流失问题牵涉市县两方主体，亟须双方合力解决，优化顶层设计、明晰市县两级政府的权责关系是首要任务。市级政府应牵头建立“县中振兴发展”专项领导小组，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明确城区普通高中的招生政策边界，严厉遏制无制度、无底线的跨区域过度招生行为，从制度层面突破市县生源零和博弈的局面。其二，统筹财政、教师编制、设施性教育资源分配，对教育资金、师资、配套设施设备建立清单、统一配置，确保对薄弱县的资源倾斜和财政保障。其三，明确市县教育教学分级竞争形势，构建“以市为主统筹发展，以县

为主良性竞争”的新体制机制，宜“以市为主”实现全市高中统一管理协调资源，落实“属地招生”，控制资源无序流动^[8]，实现良性竞争与合作。

3.2 发挥区域优质高中的反哺效应，深化跨区域协同机制

“超级中学”、优质高中的虹吸效应长期以来已成既定局面，市县不是二元割裂的主体，城中和县中也不是互相对立的存在，要继续推进区域优质高中对薄弱县中的帮扶模式，互通教育资源，开展远程教学、联合研训等合作。更进一步，通过打造“共同体—协作体—互助体”多层次结构，推动教育、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统筹配置，县中将更有可能突破结构困境，实现从被动“承接者”向主动“共建者”的角色转换^[3]。

3.3 切实优化教育生态，强化县中教育认同

通过系统性的宣传引导与成果展示，消解唯升学的功利化教育认知，构建重视县域教育内涵发展的社会共识^[9]。一是搭建教育联动研讨平台，强化教师队伍培育，开展教师与家长代表的内涵式教育研讨；二是构建多层级的教育理念传播体系，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合主流媒体、社区与学校开展素质教育进县域专题宣讲活动，借助“三微一端”、县域融媒体中心等平台，阐释县中在乡村人才培养、县域发展中的战略价值，消解标签化的社会舆论氛围，重塑县中教育认同。

参考文献：

- [1] 许玉新.“市县结合”推动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OL].当代教育论坛,1-8[2026-06-23].
- [2] 蒋炜波,赵坚.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的困境、契机与对策[J].中国教师,2023(06):6-12.
- [3] 杨晓霞,王伊妍.人口流失县县中生源困境的治理逻辑重构——区域梯度视角的分析[J].教育导刊,2025(8):24-33.
- [4] 宋佳欣,贾舒婷.持续推进县中振兴打造县域基础教育高地[J].人民教育,2026,(6):27-31.
- [5] 吕铎,张春锋,白富东.关于新高考背景下县域高中面临问题的调研报告——以陕西省西安中学整体帮扶陕西省子洲中学为例[J].陕西教育(综合版),2023,(12):47-49.
- [6] 陈先哲,曾晓.嵌入城镇化进程的县域普通高中的塌陷与振兴——基于东中西5省6县的调查[J].教育研究,2023,44(8):91-101.
- [7] 马月成,张雄,甘文斌.“引力”何以重塑?——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县域高中生源流失问题与振兴策略[J/OL].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2026-06-23].
- [8] 范涌峰,田娟.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的特色发展逻辑[J].教育发展研究,2023,43(24):41-50.
- [9] 王大磊,耿苛欣,李珊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的执行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46(8):26-34.